

溫小平

那一年
我們的天空
很蔚藍

愛上飛官，竟是這樣辛苦



伯爵紅茶 004

那一年
我們的天空
很蔚藍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那一年，我們的天空很蔚藍 / 溫小平作. 初版. -- 臺北市：大有國際文化，2000[民89]
面：公分. -- (伯爵紅茶；4)

ISBN 957-0311-28-2 (平裝)
857.7

89003979

【伯爵紅茶】 0 0 4

那一年，我們的天空很蔚藍

作 者：溫小平

發行人：莊川明

主 編：李格非 責任編輯：洪小萍

美術構成：李芯芯 助理編輯：謝宜芬

出版者：大有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社 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一四八號九樓之六

電 話：(02)8771-6239(代表號) 傳真：(02)8771-6355

郵撥帳號：19420070

總 經 銷：發達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台北縣三重市光華路二之一號一樓

電 話：(02)2999-8633(代表號) 傳真：(02)2999-8732

初 版：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日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／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定價◎新台幣 2 2 0 元

國際書碼◎ISBN 957-0311-28-2

Printed in Taiwan

(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出版社更換)

1

黃昏時分剛下過一場雨，地面仍留著幾灘水窪，但也因此驅散幾分溽暑。月亮已探首出雲端，天空彷彿被沖洗過，透著寶石般的亮藍，把這夜襯托得更顯美麗迷人。丁語柔深吸一口氣，想平復心中的緊張。

她挑挑自己刻意突顯年輕的銀絲燙，輕咬嘴唇，由於傍晚時一連串的化粧、更衣，耗費了相當的時間，使得向來準時的她，已經明顯地遲到了。

「華航俱樂部」對她是個陌生的地方，丁語柔照著地圖右轉、左轉，就怕又走錯冤枉路。在岔路遲疑時，她幾乎要打退堂鼓，不想參加這個同學會了，說起來，這還不是她自己的同學會，是向翊的，而寄邀請函的卻是倪齊民。

遇到倪齊民，的確是巧合中的巧合。

丁語柔是電視名編劇，無論是八點檔、九點半檔，只要是她的劇本，都穩坐收視率冠軍，她刻劃都會男女愛情，相當犀利、明快，頗受觀眾歡迎，免不了受邀演講。她自知筆下功夫一流，上台卻難免緊張，因此很少答應別人的請求。

那回到西華飯店以「名人的婚外情」為題短講三十分鐘，是因為大學同學的先生擔任扶輪社社長，她不便拒絕，只得充當他們餐會的講員。

當她結束演講，台下響起熱烈掌聲，社長上台頒了面錦旗給她。會後，不少社員到她桌前，紛紛遞名片給她，名片上的頭銜有醫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律師……，她邊忙著握手，邊回答他們問題。

突然，名片上一個熟悉的姓名躍入眼簾，她低聲唸出：「倪齊民」，抬頭正要探詢，對方已瞧出她臉上的驚疑，率先開口：「妳——妳是那個丁語柔嗎？」

她明白他的意思，迅快點點頭。倪齊民的臉龐胖了足一倍，像個甜甜圈，只有那憨厚的笑，仍然是她熟悉的。聊起近況，才曉得他已從空軍退役，和朋友合夥做食品生意，目前已擁有好幾家連鎖店。

在樓下咖啡座裡，倪齊民細細打量丁語柔，笑說：

「二十年不見了吧！妳愈變愈漂亮了，連條魚尾紋都沒有。不像我，頭禿肚凸。嘿！妳不想見見當年那批老朋友？」

丁語柔明白他指的是他那一票同學。認識他們，全然是向翊的緣故，自然有股親切感，雖然時空相隔，她還是很想念他們。「方便嗎？」她謹慎地問。

「下個月正好是我們同學會，今年輪我主辦，來吧！」

「那是你們的同學會，我去，不奇怪嗎？」

「妳可以代表向翊啊！」

倪齊民說的順口，丁語柔卻倏地兩頰發熱，隱隱然騰升傷感與興奮的情緒，遂

同意赴約。

請帖上清楚寫明是三十週年同學會，從他們十五歲進空軍幼校，竟然已經三十年了。這些年來，大家是否依然無恙？還是像倪齊民般完全變了個樣？

丁語柔在他們同學當中可算是神秘人物，因為她跟向翊的交往，大夥只聽過她名，很少人清楚她的底細，向翊的傳述，難免少了幾分真實。事隔多年，她乍然出現大夥面前，她絕不能讓他們失望，但愈是這樣想，她愈是失卻平常的從容。

經過游泳池，池水藍澄澄的倒映出一輪月。她的心猛然抽搐，痛得她無法自持，心事幽幽浮起如月，晃晃然亂了情緒，她已經好久沒有游泳了，都是因為向翊。

隔著玻璃，人影和燈光晃動出一室的喜樂，女士們一身紫姹嫣紅，如同繽紛的水彩盤。丁語柔移步入內，在人羣中尋找著倪齊民。

有人見她出現，覺得陌生，過來招呼：「請問妳——找誰？」

「我是丁語柔，倪齊民請我來的。」

「啊？」他嘴張好大，「久仰大名，真是 Surprise。我是葛傳宇。」

「我知道你，我以前見過你的照片，你跟向翊的合照。」丁語柔微笑領首。

聽到葛傳宇的呼叫，好多人圍過來，爭相跟丁語柔介紹自己，一旁的妻子們頗為納悶，丁語柔既不是甚麼名人明星，年齡又是和她們相仿的中年女子，怎會吸引

得這些男人趨之若驚？

倪齊民把丁語柔引入座位，眼見大夥圍坐，朝她擠擠眼，「我不是跟你說過嗎？來這兒妳絕不會寂寞的，妳用餐吧！我去那邊忙了。」

自助餐點的花樣繁多，丁語柔卻沒有胃口，除了不自在，也是因為周遭奇特的眼神和紛至沓來的問題。不外乎關心她這些年的狀況，卻沒有人敢觸及她的感情生活。

向翊的同學們，有的留在軍中已升少將，轉任華航、遠航等民航公司擔任駕駛的也有十幾位，還有的則完全離開天空，「腳踏實地」闖出一番事業。這些人的姓名，丁語柔大都聽過，似陌生又遙遠，她一逕地笑著，倒也不曾太快流露出她俏皮的本性。

最最意外的是——唐速的出現。那時餐點已然撤走，桌上散放著咖啡香和茶香，丁語柔剛端起咖啡杯，唐速就笑盈盈站她身旁，微暗的燈光模糊了他的身影，倒是他的聲音一點沒變，他有著略微的窘迫，問：

「語柔，妳還記得我嗎？」

「是——唐速。」她當然沒有忘，這個曾跟向翊同時出現的男人，帶給她另一份驚奇。當年「糖球」般的臉蛋和身材，竟然像消了氣的球，變得十分清瘦，若在街上遇到，她一定認不出他來。

如果不是唐迷，她跟向翊的誤會也許有解釋的機會，為此，她當時對唐迷很不諒解。但是時間沖淡了隔閡，現在她倒不介意彼此曾有的疙瘩，拍拍椅子：

「你坐啊！好久好久沒有你的消息了。」

唐迷靦腆地搓著手，「妳——不怪我了吧？」

「拜託，都已經是陳年往事了，如果向翊在這兒，也不希望我這樣對待他的哥兒們吧！」

唐迷這才坐在她身邊，說他仍在開直升機。

「我很清楚自己適合做什麼，所以我就堅持到底。」

「不像向翊，他到底是不是瞭解自己呢！」她幽幽問，「你們又有幾人是真正瞭解他的？」

大夥一聽丁語柔不避諱提及向翊，七嘴八舌紛紛發表看法，逐一拼湊陳年回憶。

韓西榮說：「我最佩服他，他唸微積分，每次都是全班最高分，我卻永遠也弄不通，我拿問題問他，他總是咬著指甲，歪著頭，不一會兒就想出來，而且每次都會附帶一句『你好笨！』」

「對啊！他的理則學也是經常一百分，我就搞不清什麼黑馬白馬的。」周健安也在一旁補述。

湯本善卻說：「他那人真固執，看不順眼的人一輩子都不理，班上就有同學從來不曾跟他說過話。」

「不過，他倒是挺有愛心的，所以在我們這一期他人緣最好。」葛傳宇走過來插一句嘴，「喂！倪齊民說大夥想唱卡拉OK，你們別儘顧著說話，上台唱唱歌，把氣氛弄熱些。」

「對！唱歌，唱歌！」記性最佳的湯本善說，「丁語柔，我記得向翊說過，妳的歌喉很不賴，待會兒表現表現，露幾手給大夥聽聽。」

丁語柔卻為之一震，在向翊的心目中，她真的如此多才多藝嗎？事實上，只有她自己清楚，自從聲帶長繭後，她已經很久很久不敢開口唱歌了。

唐迷仍然找話題跟丁語柔聊著，她的耳卻傾聽著一首接一首的曲子，每一首歌詞似乎說的都是她和向翊的故事。

2

丁語柔從小就跟爺爺奶奶住在基隆靠海的眷村裡，她的父親丁慶中在駕機赴大陸出任務時墜機，母親梁心儀隨即撇下甫滿周歲的丁語柔離去。因為丁家二老向來疼愛長子慶中，遂把大部分的情感移注語柔身上。語柔倒也不曾讓爺奶失望，從唸小學一年級開始，每學期拿第一名，班上男生個個望塵莫及。

因為丁語柔自幼欠缺雙親照顧，養成她好強爭勝心理，不但在課業上領先羣倫，舉凡美術、演講、唱歌比賽，她也卯足勁參加，甚至學校運動會，她也領頭跳大會舞，每天放學練習到天快黑才回家。結果，日積月累的疲憊，使她在四年級放暑假的第一天就罹患急性肝炎住院急救。

幸虧搶救得時，爺爺動用各種關係，找來特效藥，才挽回她一條小命。

出院返家調養時，身體虛弱的她，天天吵擾著要跟叔叔們一塊兒到海邊去玩水，爺爺奶奶說什麼也不許去，她氣呼呼地跺著地板：

「什麼都不能玩，我還不如生病死掉算了，你們為甚麼要救我！」

爺爺氣得胸口發疼，「妳這丫頭真不知好歹，我們這是為妳好，萬一又犯肝炎怎麼辦？妳不是沒聽醫生說，真會死人的。妳就這麼捨得丟下爺爺奶奶？」

「柔柔，妳不可以這樣說話，多傷爺爺的心，他那麼疼妳。妳別急，待會兒妳姑婆他們一家要來玩，保證妳不會無聊了。」奶奶也在一旁勸她，知道她住了一個多月醫院，確實悶得發慌。

跟語柔同年的慶民瞧著這場面，冷冷哼了聲：

「爸媽最偏心，如果換我們這樣說話沒禮貌，早被吊起來毒打一頓了。」

「對嘛！對嘛！」剛唸小學一年級的慶國也附和。

「小柔是孤兒，她怎麼能跟我們比，對不對？走啦！我們去游泳。」唸水產學校的慶華拉著他兩個弟弟，從後院繞到海灘去了，把丁語柔留在屋裡。

語柔來不及反駁，只得朝他們背影低罵：

「臭慶華、死慶民、討厭的慶國，我永遠都不要理你們了。」

其實，他們的紛爭不是一朝一夕了，打從慶華他們明白語柔贏得爺奶大部分的歡心後，無時無刻不找機會修理語柔。再加上彼此年齡相當，更是吵鬧不休。不過，這會兒語柔氣不了多久，就把興趣轉移到姑婆身上了。

姑婆是爺爺丁保禎的表妹，由於他在台灣就只有這麼一個親戚，因此特別叮嚀孩子們不叫表姑姑，直接喚姑媽，顯得親近些，自然語柔就跟著稱她「姑婆」了。

姑婆一家剛從高雄搬到桃園，語柔小時見過他們一次，印象有些模糊，但家裡來客人，總是件新鮮事。

語柔從這個房間跑到那個房間，不時站上窗台，探首牆外的公共汽車是否靠站？有沒有乘客下車？幾乎沒一秒鐘的安分。當門鈴終於響起時，語柔卻又正好在上廁所，急忙衝出來，姑公姑婆他們已踏入玄關。

「快叫人啊！」爺爺提醒語柔。

語柔愣愣地喚：「姑公！姑婆！」眼睛卻盯著他們身旁穿奶黃色蓮蓬裙的女孩，黃色的絲帶繫在微卷的黑髮上，就像童話裡的公主。經過介紹，她才知道像公主的女孩是她的表姑姑向玲，正在唸家專。

同行的還有唸工專的表叔向輩及大語柔一歲的向翊。可是，語柔面對一屋子的長輩，卻怎麼也不肯喚向翊「表叔」，而且毫不怕生地問他：

「向翊，你的小名是甚麼？爺爺奶奶都叫我柔柔，慶民他們叫我小柔，我同學叫我丁語柔。」

向翊臉紅了紅，「你可以叫我小翊。」

「小翊，你好，歡迎你來基隆。」丁語柔學大人伸出手跟他握。

「柔柔都是被她爺爺寵的，沒大沒小，別見怪。」奶奶主動向姑婆他們賠不是。

「柔柔她的花樣挺多的，說是大她五歲以上的她才叫阿姨、叔叔，她平時跟慶民、慶國他們一起，也都是叫他們名字。」丁保禎解釋自己的縱容。

「也不一定啦！」語柔皺皺鼻子，「如果慶民他們裝鬼嚇我，我就會叫他們叔叔。」

奶奶嘆了口氣，「都怪慶中走得太早，這孩子從小沒爹沒娘的，就被寵上了天。」

「也該被你們寵啊！我聽說她年年考第一？小翊就沒她行了。小翊，你該多跟小柔學學。」姑公讚許地說。

「算了，還是你們小翊好，斯斯文文的。柔柔若不是剛大病一場，還不曾這麼文靜過呢！我們家的地板前前後後就被她跳垮了兩次。」丁保楨說。

向翊一邊聽了，半羨慕半驚訝地看了看語柔，語柔窘迫地辯解，「不怪我啦！是地板太爛了，我就說一定有白螞蟻，爺爺說我亂說話。」

「我看語柔這個性跟她媽倒很像的。」姑婆話剛出口，奶奶朝她使了個眼色，耳尖的語柔反應極快，賴著姑婆問：「我媽是個甚麼樣的人，妳多說一點好不好？我連她一張照片都沒有，爺爺奶奶說逃難時掉了。」

「大人說話，小孩別插嘴。柔柔，陪表姑表叔他們去院子裡玩玩吧！」丁保楨板起了臉，語柔最擅察言觀色，明白這會兒不適宜再鬧，遂閉口不言。

向玲擔心弄髒衣服，忙說：「我跟小輩到書房看書去吧！我早聽說舅舅這兒書多。」

語柔領向翊坐在後院的廊下，問他：

「你覺不覺得你姐姐很像白雪公主？我一直想做公主，可是卻做不來，同學說我比較像童話裡的巫婆，氣死人了。以後我長大，一定要寫一個不一樣的童話故事。」

「妳寫的一定很好看，我最怕寫作文了。」向翊用仰慕的眼神打量語柔，奇怪她怎麼跟別的女孩迥然不同。

「其實，寫作文一點不難，我們老師說的，如果要寫雲，就想像自己是雲，如果要寫浪花，就想像自己是浪花，你可以試試看。」

語柔說了半天，發現向翊對作文不感興趣，另外出主意：

「我們去偷聽大人說話好不好？我覺得他們一定在說我媽媽的事，不知道爲甚麼，他們都不願意告訴我媽媽在哪裡？你有媽媽，所以你大概不懂我的話，我好想我媽媽，她也許正在某個角落想我想到流眼淚。」

「妳不要哭嘛！妳不要哭嘛！他們不說一定有原因，偷聽不太好，我們去做別的事。」向翊制止她。

如果換作是慶華他們這麼勸她，她才不會聽呢！可是，她卻很尊重向翊，把眼神從客廳的木頭拉門移回來。

「那我們去海邊找慶民他們。你會不會游泳？」

向翊搖搖頭，「妳不是生病剛剛好，不能出去。」

「我只是去沙灘走走，又不玩水，沒關係啦！走啦！後門有條小路，我爺爺他們不會發現的，我們去一下下就好。」

語柔站起身。向翊對海也有幾分心動，隨著她赤腳走向沙灘。

已近正午，海灘上的人不多，語柔努力在海面搜尋，卻不見慶華他們，只得選了塊礁石坐下。

「你家附近有沒有海？」她望向遠處藍藍的海。

「只有一條很小很小的河。」

「我很喜歡這個海，每天晚上睡覺都可以聽到浪濤聲，好像雄壯的軍樂隊。每年端午節還有龍舟比賽，你明年可以來看。可是，我卻偏偏學不會游泳。」

「爲甚麼呢？慶華、慶民他們不是游得很棒嗎？」向翊面對陽光，皺起眉頭。

「算了，他們每次都害我喝了好幾口海水，我討厭他們。」語柔踢著海沙。

「誰在說我的壞話？」慶民的頭從礁石後面冒了出來，「我就要他好看。」

「她沒有啦！你是慶華還是慶民？我是小翊。」向翊幫忙打圓場。

「啊！你是二表哥，走！跟我們去游泳，不要跟討厭的女生在一起。」慶民不由分說，拉著向翊就走。

「慶民，人家小翊不會游泳，你們不可以欺負他。」